

///

电影大师创作系列

Андрей  
Тарковский



七部半  
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世界

李宝强 编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发现塔尔科夫斯基的最初几部影片对于我是个奇迹。我仿佛突然置身于我一直不得其门进入的房间门口。进入这房子在我只是一种渴望，而他却能在里边应付裕如。我感受到一种支持，一种鼓舞，因为我一直想要表达但又不知怎样表达的东西，已经有人如此成功地表达了出来。

我认为塔尔科夫斯基是最了不起的人，因为他为电影创造了新的、特殊的语言，使他既能捕捉到现实有形的生活，又能抓住虚无缥缈的梦境。

——瑞典著名电影导演/编剧 英格玛·伯格曼

当我们接触塔尔科夫斯基作品时候，我们必须习惯他的语言，习惯他的表达方式，必须先有领悟他的功夫。在最初阶段，甚至不得不对作品的个别片断采取“释密”的方法……

——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 德米特里·利哈乔夫

塔尔科夫斯基在《伊凡的童年》，特别是在《索拉里斯》和《镜子》中的创作，在我看来，与现代文学发展进程有着无可置疑的联系，即往往牺牲事件、现象和人物行为的外部逻辑，而能深入地开拓它们的本质。

——吉尔吉斯著名作家 成吉斯·爱特玛托夫

塔尔科夫斯基在他出色的影片《潜行者》中创造了一个卡夫卡式的寓言。不同的只是，卡夫卡的小说是没有完结的（怎么可能完结呢？），小说是对生活的摹拟，因而它是不会完结的，而电影却是有结尾的，而且，寓言的含义不是针对某种超时空的抽象的人类状态，而是针对非常现实的当前人类处境的。

——意大利著名作家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ISBN 7-106-01855-4



9 787106 018559 >

ISBN7-106-01855-4/J·0808

定价 34.00 元

K835.12  
52

电影大师创作系列

# 七部半

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世界

李宝强 编译  
富 澜 审校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34271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2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部半——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世界/李宝强编译.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7

I. 七… II. 李… III. ①塔尔科夫斯基(1932~1987) - 生平事迹 ②电影 - 简介 - 苏联 IV. K835.125.78 ②J905.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2679 号

七部半——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世界  
李宝强 编译

---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年8月第1版 200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625 插页/2 字数/352千字

印 数 1—3000册

---

书 号 ISBN 7-106-01855-4/J·0808

定 价 34.00元

## 代 题 词

### 德米特里·利哈乔夫<sup>①</sup>

当我们接触塔尔科夫斯基作品的时候,我们必须习惯他的语言,习惯他的表达方式,必须先有领悟他的功夫。在最初阶段,甚至不得不对作品的个别片段采取“释密”的方法……。

这是一所大学校——无论对于化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语文学家、法学家——它使我们认识生活和创作的多维性,学会对不理解的事物采取宽容态度,并尽力深入把握那无涯无际的境界,一开始并不能完全理解的、极其多种多样的东西。

有欧基里德的几何学,也有罗巴切夫斯基的几何学。化学不去分割原子,但原子的初始状态却是科学的法则。而物理学却分裂了原子核……。

一个懂得创作的多维性和多样性的人,就不会在看《索拉里斯》时中途退场。至少(除了可以“不喜欢”这一点之外)不会否认影片的真实性和它作为艺术而存在的权利,尽管它的语言,以及用这种语言所表述出来的东西似乎是不可理解的。

当然,语言的不寻常,并不要求我们有多高的文化,更不要求有专业的学问。它要求的毋宁是逐步地投入和逐步地习惯。

---

<sup>①</sup> 利哈乔夫(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Лихачев, 1906— ):俄国语文学家,版本学家,文艺理论家。——译者

2 就像我们曾经习惯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一样。

### 成吉斯·艾特玛托夫<sup>①</sup>

我不能不讲讲塔尔科夫斯基的影片《镜子》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我只想说说我最感兴趣的一个方面。据我看来,塔尔科夫斯基这个风格始终如一的艺术家的,同现代文学有着极深刻的有机联系,现代文学的倾向就是力图把人放在过去和现在的融合中来描述,力求以可见的方式反映人的情绪记忆的浪花,他的梦幻和他对世界的多层次感知的浪花,那些往往与周围现实并不相符的感知的浪花。塔尔科夫斯基在《伊凡的童年》,特别是在《索拉里斯》和《镜子》中的创作,在我看来,与现代文学发展进程有着无可置疑的联系,即往往牺牲事件、现象和人物行为的外部逻辑,而能深入地开掘它们的本质。

……我们不知为什么常常在非传统性和复杂的形式之间画上等号,甚至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原因恐怕是:非传统的东西乍一看上去让人很不习惯,不容易马上理解,尽管它本身可能是非常朴质、清晰、和谐的……。

最近的例子我看就是塔尔科夫斯基的影片《镜子》。这部影片的主旨是要表现善良品性的困顿,善良并不是存在于理想的、为它特意营造的环境中。在现实生活中,善良经常遭遇现实的对抗,要为自己找到力量抵抗这种现实,继续前进。在我看来,这层意思在影片开始的几段情节里已经出现,随后渐渐增强,直到影片结尾时完全突出出来。塔尔科夫斯基对这个意思的表达是大胆的、信心十足的,他深信自己和观众的道德立场、自己和

---

<sup>①</sup> 成吉斯·艾特玛托夫(Чингиз Айтматов,1928— ):吉尔吉斯作家,起初用吉尔吉斯语后来主要用俄语写作。最著名的作品有《白轮船》(1970)、《一日长于百年》(1980)等。——译者

观众的精神体验是一致的。

###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sup>①</sup>

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在他出色的影片《潜行者》中创造了一个卡夫卡式的寓言,不同的只是,卡夫卡的小说是没有完结的(怎么可能完结呢?小说是对生活的摹拟,因而它是不会完结的),而电影却是有结尾的;而且,寓言的含义不是针对某种超时空的抽象的人类状态,而是针对非常现实的当前人类处境的。影片故事采用了一种环状结构(转了一圈,做了一个圆周运动),即潜行者到禁区里走了一趟又返回出发点,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影片也是对现代世界的一次转圈式的思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考呢?我以为,它的实质是指,人类将自己逼进了绝境。必须要有一种信仰,也许才能从中解脱出来。

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在《乡愁》里所说的乡愁,是离家远行的人常有的一种心态,大抵相当于英语的“home sickness”的意思。也就是离别家园的不适情绪。

这部影片的出色之处首先在于它那隐秘的、深藏的想像力,它所碰到的是再平凡不过的、平淡无奇的现实,然而却用一系列的象征把它包裹起来。追求象征性是俄罗斯文学艺术的一贯表现之一。塔尔科夫斯基在这部影片中则把这种追求几乎发挥到了极致。

象征性的事物大体与《潜行者》中一样:污浊的死水、多半是由于无人照管,而不是历时久远而造成的一片残败景象、生态的恶化、悄悄袭来的死亡气息、面对现实的恐惧、对已逝去的无尽欢乐的追忆。在文学中,这样的素材更适合于诗歌,而不是小

---

<sup>①</sup> 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 1907—1990):意大利作家,20世纪意大利文坛的主要人物之一。——译者

说。托尼诺·盖拉<sup>①</sup>参与了《乡愁》剧本的写作,他那种尖刻的末世观与塔尔科夫斯基充满激情的末世观很好地纠结在一起。

《奉献》又一次提出《潜行者》和《乡愁》的主题,但表现得比较质朴,较少堆砌象征,更直接地采取信仰主义的手法。这个主题在影片里以两个层面展开:一面是现实主义的,一面是神秘主义的。

现实主义的一面与老年人的观念相联系,这些人成长于前原子时代,把现今世界看成是可怕的噩梦。的确,塔尔科夫斯基给我们展示的所谓正常生活都笼罩着噩梦的色彩。神秘主义的一面则是通过梦境表达出来,主人公借助梦境向我们暗示了摆脱噩梦的可能。

塔尔科夫斯基的这部影片,这最后一部影片,充满了绝望的痛苦,但包含着一个神秘主义的寄语,介乎超现代的(后现代的)基督教义和原始的异教徒信仰之间。影片中既有“我们在天上的父”的基督教祷文,又有“我宁愿奉献出自己的生命,让一切恢复到今天早晨这样”等类似的话,也有女仆玛丽亚的奇迹和西伯利亚古老传说中那样能飘然升起来的床上的被子等。

这部影片令人难忘的是片中形象的强烈有力、纯净无瑕和深刻的现实含义。

### 英格玛·伯格曼<sup>②</sup>

发现塔尔科夫斯基的最初几部影片对于我是个奇迹。我仿

---

<sup>①</sup> 托尼诺·盖拉(Tonino Guerra, 1920—):意大利编剧,他的妻子是俄罗斯人。他经常与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等著名导演合作。

<sup>②</sup> 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 1918—):瑞典电影导演、编剧,20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的电影大师之一。——译者



佛突然置身于我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的房间门口。进入这间房子在我只是一种渴望,而他却能在里边应付裕如。我感受到一种支持,一种鼓舞:因为我一直想要表达但又不知怎样表达的东西,已经有人如此成功地表达了出来。

我认为塔尔科夫斯基是最了不起的人,因为他为电影创造了新的、特殊的语言,使他既能捕捉到现实有形的生活,又能抓住虚无缥缈的梦境。

(译自《塔尔科夫斯基的世界和他的电影》,  
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

## 目 录

代题词 .....	1
-----------	---

## 第一部分 成长

启蒙 .....	1
“我可以说了……” .....	6
那个男孩叫安德烈 .....	13
上路 .....	25
毕业作业:《压路机和小提琴》 .....	31
脱颖而出 .....	42

## 第二部分上篇 创新

《伊凡的童年》 .....	48
萨特谈《伊凡的童年》 .....	57
《安德烈·鲁勃廖夫》 .....	65
“我追求最大限度的真实……” .....	84
和他一起工作很幸运 .....	89
《索拉里斯》 .....	102
我们在电影音乐上的探索 .....	114
《镜子》 .....	126
与塔尔科夫斯基一起拍片的日子 .....	139

## 第二部分下篇 求索

《潜行者》的“禁区” .....	155
狭窄的门——关于《潜行者》的见证 .....	168
《乡愁》 .....	180
《乡愁》的本质 .....	201
《奉献》 .....	210
“美拯救世界……” .....	235
精神的归宿 .....	246

## 第三部分 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思想

纪录下来的时间 .....	263
导演艺术讲义 .....	284
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谈电影艺术 .....	349

## 第四部分 关于塔尔科夫斯基电影的评论

塔尔科夫斯基电影中的创作动机 .....	362
塔尔科夫斯基电影中的时间和空间 .....	377
塔尔科夫斯基影片中梦的景象 .....	386
时间的印模 .....	399
形象的能量 .....	418
附录:塔尔科夫斯基电影创作年表 .....	449
编译后记 .....	455

# 第一部分

## 成长

### 启 蒙\*

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 1932 年 4 月 4 日生于伏尔加河畔伊万诺沃州尤里耶维茨区的扎夫拉什镇。虽然他后来长久居住在莫斯科,但对他来说,童年居住过的房子,始终是他脑海里的祖屋,40 多年后他在自己的影片《镜子》中将它再现了出来。

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的父母都毕业于莫斯科文学院。父亲阿尔谢尼·亚历山大洛维奇·塔尔科夫斯基<sup>①</sup>是个风格独特的诗人、优秀的翻译家。1941 年志愿上前线作战,失去了一条腿。直到晚年才享有诗人的荣誉。这种荣誉只能说是一种名气,而

---

\* 本文作者玛雅·图洛夫斯卡亚(Мая Туrowsкая)是俄罗斯电影艺术研究所研究员、艺术学博士、戏剧电影史学者,《七部半,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1991)的作者。——译者

① 阿尔谢尼·亚历山大洛维奇·塔尔科夫斯基(Арсен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Тарковский, 1907—1989): 俄国诗人、翻译家,作品有抒情诗集《雪前》(1962);《把尘世欢乐还给人间》(1966);《报信者》(1969)等。——译者

- 2 不是家喻户晓,因为他的诗过于高雅。几本不厚的诗集显示出丰富的思想和简练精致的语言,能使读者产生无限的遐想,很快成为藏书家的珍品。父亲遗传给儿子的是诗人的气质,而不是职业。对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精神传承,因为没有什么比靠父辈名声讨生活更令人难堪的了。其实,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成名比他父亲要早,倒是他的名声给父亲增加了光彩,而不是相反。何况,父亲很早就离开了这个家庭,抛下妈妈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维什尼亚柯娃抚养两个孩子。维什尼亚柯娃进了第一模范印刷厂做校对员,一直工作到退休。所以,那种近乎贵族式的沉默孤傲性格可以说是通过基因遗传下来,成了他天生的独特气质。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外貌上也越来越酷似父亲。

1939年塔尔科夫斯基进入莫斯科的一所学校学习。但战争又使他回到童年生活的地方,妈妈带着他和妹妹疏散到伏尔加河畔的老家。1943年全家迁回莫斯科。全部童年的印象——父亲的出走、家事的纷扰、生活的艰辛、疏散、求学等等,都在后来的影片《镜子》中以某种形式反映出来。

塔尔科夫斯基在投考电影学院时所写的自传中这样记述:“……1939年我进入莫斯科市莫斯科河区的第554学校读书。战争期间,妈妈带我和妹妹疏散回到老家,在尤里耶维茨第一学校读完小学。1943年我们回到莫斯科,我仍回第554学校学习。在此期间我还上过音乐班(从7岁起),7年级时,我又上了绘画班。上音乐班是在列宁区区立音乐学校,绘画班是在1905年美术学校。在学校学习期间,我参加了学校的业余文艺活动……扮演过……”。

在第554学校,与安德烈同班,还有另一个安德烈,后来成

为著名诗人的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sup>①</sup>。这两个安德烈成了好朋友。1987年诗人为逝去的朋友写下了动情的回忆,他是这样描写少年塔尔科夫斯基的外貌的:“554学校九年级乙班来了一个古怪的新生:塔尔科夫斯基,安德烈·阿尔谢尼耶维奇。他的脸颊苍白,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头发硬得像马鬃。他的嗓音很高,像唱歌,元音拖得很长。他因患结核病停了一年学……。”

从电影学院档案中保存着的安德烈中学毕业证书上,看不出他对哪一门功课特别用功或特别有兴趣,而且显然对数理和人文知识完全缺乏兴趣和能力。看来,安德烈接受的是传统艺术的教育,学过音乐和绘画,所有这些都为未来的导演做了储备。譬如,他的毕业作业《压路机和小提琴》就表现了对音乐学校的回忆。应当说,这些经历促进了他整个艺术品味的觉醒和形成。

但是,1951年塔尔科夫斯基却进了东方学院,要不是在一次体育课上受伤得了脑震荡,他也许会顺利地读完那所学院,那样一来,他后来要成为导演就要绕更大的弯子。真是像俗语所说的,因祸得福。

塔尔科夫斯基本来就觉得选择这个专业也许过于轻率,所以,病愈后的他没有设法赶回落下的功课,而是在妈妈的鼓励下,参加了一个地质考察队做样本采集工,到远东的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工作了一年,在此期间他在库列伊卡河上下的大密林中,步行了上千公里,绘制了大量的素描。这一年的奇异、丰富而充满浪漫色彩的生活对于未来的导演生涯是十分珍贵的,同时也锻炼了他的意志品质。在同一份自传中,塔尔科夫斯基写道:“考察给了我许多有趣的印象,我接触了地质学家和工人,懂得

---

<sup>①</sup> 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1933—):俄国诗人,重要作品有《反世界》(1964);《把鸟儿放走》(1974);《诱惑》等。——译者

4 了艰苦但非常高尚的地质工作。所有这些都更加坚定了我成为电影导演的志愿。”

1954年从考察队归来,他当时已经22岁,当年报考了电影学院,并顺利通过了专业考试。6月26日塔尔科夫斯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进入了国立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

(据图洛夫斯卡亚:《七部半,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

### 附:塔尔科夫斯基自传\*

我1932年4月4日出生于伏尔加河畔伊万诺沃州尤里耶维茨区。我的父亲阿尔谢尼·亚历山大洛维奇·塔尔科夫斯基是个诗人,翻译家,苏联作家协会会员。卫国战争的残废军人,荣誉勋章获得者。母亲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维什尼亚柯娃现在日丹诺夫模范印刷厂做校对员。

1939年我进入莫斯科市莫斯科河区第554学校读书。战争期间妈妈带我和妹妹疏散回到老家,在尤里耶维茨第一学校读完小学。1943年我们回到莫斯科,我仍回第554学校学习。在此期间我还上过音乐班(从7岁起)。7年级时我又上了绘画班。

上音乐班是在莫斯科列宁区区立音乐学校,绘画班是在1905年美术学校学习的绘画。

在学校学习期间,我参加了学校的业余文艺活动,在巴利亚

---

\* 这是塔尔科夫斯基1954年7月23日考入苏联国立电影学院时写的,现存于全俄国立电影学院档案中。

诺夫的戏剧《在那方》里扮演过涅茨维达耶夫的角色,在彼得罗夫的戏剧《和平岛》里扮演兰佩尔基伯爵,在《五月的夜晚》里演列夫科以及其他一些不重要的角色。1951年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东方学院,学习了一年半。1952年由于上体育课不慎得了脑震荡,我落了很多课,不得不停学。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常想到自己过早地选择了专业,而我对生活还知之甚少。

我对电影艺术、文学非常入迷,特别是对我们祖国的大自然、祖国的人民和他们的生活感兴趣。所以我中断了在东方学院的学业,在1953年5月参加了尼格里金矿学院组织的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科学考察队工作。在考察队我工作了一年,在原始森林里,我们行走了上千公里。考察给了我许多有趣的印象,我接触了地质学家和工人,懂得了艰苦但非常高尚的地质工作。所有这些都更加坚定了我成为电影导演的志愿。1954年4月我结束了考察队的工作。在做采集工作的同时,我绘制了西伯利亚风景画册,现在保存在尼格里金矿学院的档案里。我在莫斯科结束了处理野外资料的工作(附上队里地质学主任鉴定)。然后,我开始准备苏联国立电影学院的入学考试。1954年春天,我一直在努力熟悉电影学院的课程,参加了学院辅导拍摄影片的学习班(关于篮球队员的片段里演队长的角色)。现在我最大的理想是成为一个优秀的苏联电影导演。

(译自《塔尔科夫斯基:开端与道路》,  
全俄格拉西莫夫电影学院,1994年版)



## “我可以说了……”\*

1972年,我问安德烈在搞什么新作品,他苦笑了一下说想拍一部有关咱们这个失常家庭的影片。我们的父母怎么会与“失常”这个词联系起来呢?这个形容词让我觉得很不当。后来看了影片《镜子》之后,我才理解了哥哥话的意思,也明白了他那苦涩一笑的原由。

影片的题词是:“我可以说了”。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安德烈最终打破了我们之间多年来默默遵守的禁忌——不谈童年的遭遇。虽然,我们曾有过童年的欢娱和游戏,但童年也让我们品尝到了痛苦的不幸——我们非常热爱的父亲遗弃了我们。

父亲在我们眼中曾是最可爱、最英俊、最亲近的人。他身上总散发着熟悉的皮外衣、斗烟丝和香水的好闻气味。我们总是热切地盼望着他的到来。每逢我们的生日他一定会出现,带来他亲手做的美好的小礼品。这都是些十分简朴的东西——父亲不是有钱人,但这些小礼物都表现出他那化腐朽为神奇的非凡才能。母亲总是郑重地称呼他“阿尔谢尼!”,姥姥也总是非常敬佩地重复那些老话:“这是阿尔谢尼1934年对我说的……”。

然而,这样的父亲离开了我们,到另一个家庭里生活去了。作为孩子,我们那时无法理解大人们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复杂,要维系一个家庭,需要有多少爱心、耐心和克制。也许因为这个童年的创伤,安德烈成了一个倔脾气的孩子,而我则变得沉默寡言了。

母亲对于我们又是另一个完整的世界,那么可以信赖,那么亲近,但又那么平凡,那么普通,她对我们有着许多的要求和清

---

\* 本文作者玛丽娜·塔尔科夫斯卡亚是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的胞妹。语文学者。——译者